

新原 传奇

孟广涵 国 庆/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莽原 传奇

MANGYUAN CHUANQI

孟广涵 国 庆/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莽原传奇 / 孟广涵、国庆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366-9681-5

I. 莽… II. ①孟… ②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447 号

莽原传奇

MANGYUAN CHUANQI

孟广涵 国 庆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李 莹

责任校对: 廖应碧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 邵光伟 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29.5 字数: 454 千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册

ISBN 978-7-5366-9681-5

定价: 50.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容简介 •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正处于天翻地覆的历史变革前夜，中共B省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派遣孔冬等汉族青年干部和巴特尔等蒙古族革命青年，到白音旗建立根据地。这些青年干部虽然缺乏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但他们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及纯洁诚挚的同志之爱。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灵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紧紧依靠以道尔吉、义和巴日、阿木冷古、巴达尔呼为代表的蒙古族贫苦农牧民，真诚团结以小王爷敖拉扎布为代表的开明士绅，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民主政权、革命武装及党的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但敌人绝不甘心坐以待毙，国民党派遣省党部专员乌布潜入白音旗，勾结大农牧主王叔贡布扎布，纠集色日因楞等反动大农牧主和横行数旗之境，令百姓谈虎色变的“天下好”四大土匪，与打入革命政权内部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鹰”内奸相互勾结，妄图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采取刺杀、偷袭、造谣中伤、栽赃嫁祸，甚至屠戮翻身农牧民等卑劣手段，在这些鬼蜮伎俩被挫败后，公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面对敌人的内外夹攻，白音旗的革命力量以大智大勇、沉着冷静地与敌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终清除了敌特和内奸，并且以弱胜强，彻底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反革命武装。

在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革命英雄,如汉族干部孔冬、尤才、李轩、赵进,小八路孟虎,巾帼英雄其其格,青年楷模巴特尔,老英雄道尔吉、义和巴日,小王爷敖拉扎布,蒙古族战士阿斯楞等。该书情节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党和蒙古族人民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刻画了一大批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并展现了一幅白音草原历史、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的瑰丽画卷。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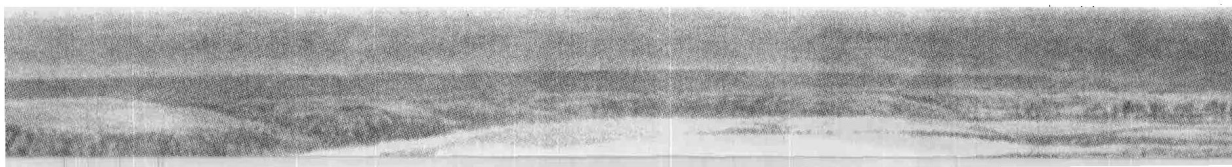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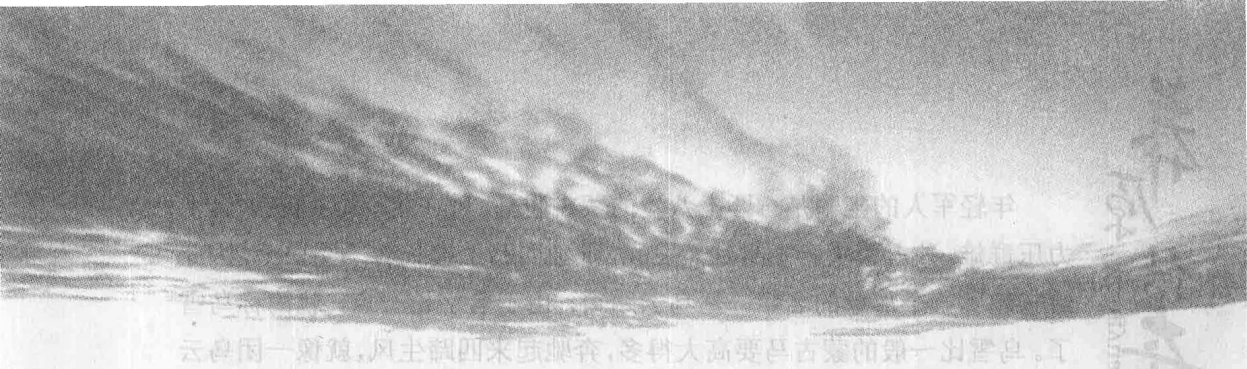
一 单骑遇险	/1
二 上任伊始	/10
三 王府巡礼	/17
四 不速之客	/25
五 绝处逢生	/32
六 王府遭袭	/40
七 王府欢腾	/48
八 王爷出山	/55
九 惺惺相惜	/62
十 投笔从戎	/67
十一 草原之花	/80
十二 大祸临头	/91
十三 喜从天降	/100

十四 敲山震虎	/110
十五 春播大地	/117
十六 血染莽原	/124
十七 请君入瓮	/131
十八 伯乐相马	/140
十九 “乘黄”之劫	/148
二十 君子佳人	/155
二十一 谣言破灭	/165
二十二 全羊盛宴	/172
二十三 平静背后	/178
二十四 群魔乱舞	/185
二十五 深夜捉鬼	/193
二十六 力挽狂澜	/200

二十七	互帮运动	/209
二十八	当家做主	/220
二十九	喜中之忧	/230
三十	发动叛乱	/242
三十一	艰难抉择	/249
三十二	新婚大礼	/261
三十三	图穷匕见	/267
三十四	痛失战友	/271
三十五	猫鹰鸣警	/282
三十六	小鬼孟虎	/290
三十七	王爷之智	/295
三十八	初战宝龙	/302
三十九	激战王府	/311
四十	板桥大捷	/322
四十一	神医仁术	/332

四十二	大战前夜	/339
四十三	深入虎穴	/345
四十四	智取魔巢	/353
四十五	四面楚歌	/361
四十六	原形毕露	/374
四十七	真相大白	/386
四十八	以死诫子	/393
四十九	致命一击	/403
五十	佳偶天成	/415
五十一	兵困雪原	/422
五十二	雪地追踪	/427
五十三	风卷残云	/433
五十四	沐浴春风	/445
五十五	情深义重	/450
五十六	爱恨情仇	/455
尾 声		/464
后 记		/466





一 单骑遇险

一阵阵雨夹雪后，夜幕即将降临科尔沁草原。天空暮云沉沉，大地冷风凄凄，莽原勃勃生机，旷野万籁无声，茫茫草原展现出一派原始神秘的景象，不论何人置身其中，都会产生一种孤独空虚，甚至恐惧紧张之感。突然间，在天地相连的远方，闪现出一个浮动的影点，影点逐渐扩大，能影影绰绰地看出是一匹黑马嗒嗒地朝东北方向的敖包^①奔来。过了一会儿，可以清楚地看出马上骑着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身上挎着一支手枪和一个皮包，全身湿漉漉的，到处滴着水珠。他大约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略显单薄，白净的长方脸上剑眉入鬓，双眼炯炯有神，紧闭的双唇显示着坚韧、沉稳，英姿飒爽中透出一种儒雅之气。但此时他呼吸沉重，可看出他正忍耐着疲乏和痛楚。

骏马奔到敖包旁，年轻军人看到一条小道蜿蜒向远方伸展着，不禁喜上眉梢：“不错，应该是这条道路了，大约还有两个小时就能到了吧！”

“唉……”黑马仿佛不安地长嘶起来，并且踟躇不前，久经战阵的伙伴的不安引起了年轻军人的警觉，“乌雪不会无端感到不安，它一定嗅到了什么危险！”

^①敖包：蒙古族人做路标和界标的堆子，用石头、土、草等堆成。旧时曾把敖包当神灵的住地来祭祀。

年轻军人的坐骑是一匹七八岁的蒙古骏马，曾在旗^①那达慕^②大会上力压群雄，独占鳌头。一身油黑发亮，唯独四蹄上端长着一圈白毛，因此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乌云踏雪，由于名字长一点，就简称乌雪了。乌雪比一般的蒙古马要高大得多，奔驰起来四蹄生风，就像一团乌云裹着四点雪花在广阔的草原上翻滚，煞是好看。乌雪不但跑得快，而且平稳，快跑起来骑者一点都不感到颠簸。特别值得称赞的是爆发力强，在危急关头能突然发力，往往能一口气跑上一二十公里，将敌人的战马远远地甩在后面，在跟主人征战期间就曾上演过危难救主的好戏。正因为如此，乌雪得到主人的宠爱，两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甚至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灵感应。

年轻军人警惕地观察了四周，他突然觉得在二百米远的小道两边半人高的草丛里似乎有人影晃动，在暮色苍茫中看得不甚真切，但他认为乌雪的不安应该与此有关。这是些什么人呢？是打劫商旅的胡子^③？在这兵荒马乱之际，商旅几乎绝迹，即便有，也没有谁敢在晚上闯荡科尔沁草原。那么，是针对自己的了。但我接受使命可以说是秘密的，知悉的人没有几个。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从事。他寻思一阵后，掏出手枪，勒住马缰缓缓而行。

不一会儿，离那草丛不到五十米了，他重重地拍了一下马臀，“驾！”乌雪顿时风驰电掣般地狂奔起来，转眼就要越过那片草丛了，突然听到一个鸭公嗓门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要开枪，抓活的。”只听“啪”地一声，不远处的地上一根绊马索弹起半人高。“危险”！年轻军人脑海中电光石火般地闪过这个念头。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乌雪腾空飞起一人高，跃过绊马索，毫不停顿地向前奔去。

“他妈的，给我追，别让他跑了。”背后传来鸭公嗓子气急败坏的喊声。随着喊声，道路两旁窜出四五骑试图截住乌雪，可惜迟了一步，听到一阵阵杂乱的枪声，年轻军人情不自禁地说道：“好家伙，竟然设下两重埋伏，现在我得给你们点厉害瞧瞧了！”他伏在马背上，侧过身去，抬手就是两枪，两

① 旗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县——编者注。

② 那达慕是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传统的群众性集会，内容有摔跤、赛马、射箭、舞蹈等——编者注。

③ 胡子：方言，指土匪。

匹马应声倒地，发出一阵阵悲鸣，随即传来骑者的唉哟声，真可谓“射人先射马”。余下的骑者见状，迅速勒紧马缰，不敢再追。

年轻军人是谁，他为何冒险单行？原来，他是中国共产党B省省委派到白音旗任旗委书记的孔冬，此时此刻他心中很不平静，警惕着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

孔冬到盟^①委报到后，盟委张书记高兴地说：“早就盼你们来，现在是战争时期，不说客套话，我现在就向你传达省委‘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白音旗委员会的决定’，旗委暂由四人组成，不公开。书记孔冬，公开身份是盟政府工作团团团长和旗自卫大队政委；委员尤才、赵进、李轩。尤才的行政职务是副旗长；赵进任旗委组织部长，公开身份是盟政府工作团副团长；李轩任旗委宣传部长，公开身份是盟政府工作团副团长。原打算旗委在盟里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但来不及了，你带上省委的决定到旗里自己召开。尤才、赵进、李轩同志分头直接去白音旗，尤才他们还带了几名蒙古族进步青年，也是这几天到达。同时，白音旗虽然成立了一个临时的、维持性质的政府，但组成人员是原伪旗政府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些人是拥护民主政府的，有些人是反对民主政府的，有的是持观望态度，很不稳定，实际上是个过渡性质的政府。而国民党特务、蒙奸、大农牧主在极力拉拢和威胁他们，如我们不及时地去人做工作，倘若发生什么变故，将给开辟白音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和困难，可以说是分秒必争，因此，今天既是欢迎你也是欢送你。盟里也抽不出人来，你就带上警卫员去吧！据了解，白音旗的小王爷比较开明，适当的时候可请他出任旗长，这样对现任旗长奥嘉另行安排工作也比较好说。另外，白音旗目前比较平静，这是暂时的表面现象，你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要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权、建立党的组织。总之，要建立一个铁打的根据地。”

孔冬明白任务的紧迫性，二话没说，接过省委的决定和盟委的任命通知，给张书记敬了一个礼，说了一句：“坚决完成任务。”然后握手告别，准备带着警卫员出发。不料在这个节骨眼上，警卫员刘龙发起四十度的高烧，昏昏沉沉、迷糊不清，怎能上马呢！而孔冬自己也感染了风寒，头疼发烧，吃了些感冒药也不见效。但他想，刚才张书记说了，盟里抽不出人来，而且

^① 盟：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包括若干旗、县、市——编者注。

形势不等人，我不能向盟委提什么要求了。于是，他把刘龙安排好，毅然独自上路了。

长途跋涉的劳累，淋了雨夹雪身体风寒未愈，特别是经过刚才的紧张搏斗，孔冬觉得头痛如裂，全身发烫，眼皮沉重得似乎睁不开了，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他只好昏昏沉沉地爬在马背上，信马由缰。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大村落，村落旁边有一些蒙古包，他想策马前往，但力不从心，心中一急，只觉得头一晕，眼一黑，栽下马来，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在什么地方？”孔冬觉得全身暖洋洋的，头也不那样疼痛、沉重了。他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蒙古族少女笑靥如花的俏脸。她见孔冬醒来了，高兴地对外叫着什么人，接着就跑出去了。

孔冬打量四周，这是一个普通的蒙古包，直径不到五米，顶高四米左右，周围高不到两米，房顶与房墙之间用房杆支撑，形成一个完整的屋架。房墙用的是直径一寸左右粗细的柳木杆编成的平行四边形的网眼块状，每块约一米五六，长两米多，几块连接成圆形，在周围和包顶覆盖着厚厚的羊毛毡。包顶中央有一个圆形天窗，用来通烟通气，吸收阳光。包门很小，高约一米三四，宽约一米。包内正中为一炉灶，炉筒从天窗伸出。灶里烧着火，上面不知煮着什么。灶的旁边有一木柜，柜上供着佛像。自己则躺在羊毛毡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

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少女和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进来。一眼看去，她俩肯定是母女，两人都长着俊秀的鹅蛋脸。不过，女儿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脸上荡漾着天真无邪的微笑，而母亲的脸上却留下了岁月刻下的皱纹，流露着慈母的关爱和笑意。

“先生，你醒过来了，身体好些了吗？”中年妇女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道。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语言加手势的交流，孔冬知道了这家男主人叫道尔吉，是个猎手，前两天出外打猎未归；女主人叫乌日娜，两人膝下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叫其其格，被视为掌上明珠。因为捕获的猎物多与来往白音旗的汉族皮货商交易，所以她们对汉话的意思能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但要说流利的汉话却有点力不从心。在与汉商的交往中，他们发现汉人与蒙古人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既有坑蒙拐骗的奸商，也不乏仗义重诺、诚实守信的良商。因此，他们也结交了一些相互信赖的汉族朋友，从他们的口中

也得知一些天下大事及各地风土民俗。昨天晚上，她们突然听到一阵阵悲怆的马鸣声，其其格急忙跑出去看，只见一个汉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口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一匹黑马焦灼不安地围着他打圈子，发出一阵阵长嘶，仿佛要唤起它的主人。其其格弯下腰准备将孔冬背到蒙古包里，但她突然发现他是个当兵的，出于对当兵的厌恶，其其格不由得踌躇起来。

“其其格，怎么回事？”

“阿妈，有人晕倒了，不过是个当兵的。”

乌日娜急忙掌着灯走了出来，她摸了一下孔冬的额头，烫得吓人。“其其格，快把他背到家里去，再躺在这冰冷的地上会没命的。”

“他是个当兵的。”

“当兵的怎么啦，他也是个人嘛，总不能见死不救！”

母女俩赶忙把孔冬背到家里，帮他脱掉湿衣服，用冷水擦洗四肢，又烧旺了炉火，熬了碗红糖姜汤喂他喝下，可是孔冬仍然高烧不退。乌日娜十分着急，赶忙煎了退烧的蒙药喂孔冬吃下，然后又在佛像前祈祷，求佛祖保佑这位年轻人度过危险。忙了大半宿，见孔冬的高烧慢慢退去，呼吸开始平稳起来，母女俩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听了乌日娜一番话，孔冬不由地感慨：多么善良正直的蒙族同胞，她们对一个素不相识的汉族人、外乡人、当兵的都能倾注巨大的爱心，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这是多么高尚的民族美德呀。若不是乌日娜母女施手相救，恐怕自己已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想到这里，他含着眼泪向母女俩不住地道谢。乌日娜平淡地说：“出门在外，谁没有个头疼脑热，谁不遇到一点困难。能帮就应该帮，这本来是用不着道谢的。”救命之恩竟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医治头疼脑热的平常之事，孔冬再次为乌日娜这种施恩不图报的质朴话语感动得热泪盈眶，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汉族人有句俗语，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我这条命可以说是蒙族同胞救下来的。“大恩不言谢，今后我应该为蒙古族同胞尽心尽力地多做些工作，为他们好好服务，以此作为感谢吧。”孔冬暗想。

乌日娜问孔冬这次来白音旗的目的，孔冬觉得不便公开自己的身份，只说自己姓孔，这次是奉上级命令到旗政府办事的。

“唉！又要打仗了，国民党帮的是王爷、牧场主，欺负我们穷苦百姓。可是共产党更坏，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晚上还会变成青面獠牙的恶魔，专

门吃小孩，连骨头都不吐。反正打起仗来，遭罪的总是我们老百姓。”

“大婶，你听谁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还吃小孩？”

“那些牧主老爷的手下逢人就说，整个草原都在传，可邪乎呢！”

“大婶，我知道共产党，共产党是帮老百姓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的。”

“说得好听，几百年来从来没有军队会保护老百姓，不欺压老百姓就谢天谢地了。”

“大婶，那是老皇历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世界上第一支专门保护老百姓的军队，共产党领导老百姓闹翻身，世道马上就要变了，老百姓就要过上好日子了。”

乌日娜将信将疑，其其格一本正经地在毡子上翻了个身，扑闪着大眼睛不解地问：“共产党叫我们翻个身，这起什么作用？”

孔冬一愣，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其其格在开玩笑。当他看到她疑惑的眼神时，才知道其其格只明白“翻身”字面上的意思，而不明白它的喻义，所以急忙解释说：“翻身就是不再让王爷贵族、牧场主剥削、压迫老百姓。”

“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

糟了，我又犯了相同的错误，对汉族百姓通俗易懂的政治术语，蒙古族百姓却很难明白它的喻义。孔冬又解释说：“‘剥削’，打个比方，这本来是你的牛羊，你辛辛苦苦把它们养大，可是牧场主不劳动，找个借口说，这些牛羊应该给他们，结果把它们给抢去了；‘压迫’就是说王爷贵族不把老百姓当人看，甚至比他们的牲畜还不如，动不动就打，动不动就骂，甚至抢人妻女，杀人放火。”

“你讲得真好，那些王公贵族、牧场主总是欺负我们，从不把我们当人看，但是他们有政府撑腰，手中有枪，我们斗不过他们。”其其格气愤而又无奈地说。

“所以，就要成立民主政府，专门保护老百姓，让穷苦人也有自己的军队，也有枪杆子，可以和他们斗争。他们要反抗，就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孔冬挥着手，斩钉截铁地说。

“把他们全杀掉？”

“不完全是这样。有些愿意接受民主政府的主张，愿意将祖辈抢来的

老百姓财产退还给老百姓的开明人士就欢迎他们，并且吸收到政府来，让他们为老百姓办好事；而大多数没有太多劣迹的牧场主，则要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少数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王公贵族、牧场主，只要证据确凿，就要根据他们的罪行严惩。……”孔冬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其其格两手托腮，聚精会神又似懂非懂地听着。听到“严惩”时，她兴奋地拍着手，大声笑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然后挺起胸脯，一副扬眉吐气的神态。乌日娜则喃喃自语道：“难道世道真的要变了吗？”

“单靠政府和军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将贫苦百姓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大家拧成一条绳，齐心协力与压迫者进行斗争，这样才会成功。”

“这一点问题也没有，大家对那些坏蛋恨得要命，早就想和他们斗了，只是没人敢出头，也没有人为我们撑腰，大家是敢怒不敢言，只要政府为我们撑腰，大家肯定会响应的。我明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让大家高兴高兴……”其其格跃跃欲试。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长期待在共产党的地盘里，与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朋友，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我都清楚。他们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出身，好多人小小年纪就带领大家去斗地主老财，今后你也能像那些人一样，成为带领穷人闹翻身的女英雄。”

“共产党快点来就好了，我早就想把那一帮坏家伙全部消灭了。”其其格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孔冬和其其格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其其格不由得对孔冬钦佩起来。看上去他可比我大不了几岁，却满腹学问，讲出的大道理过去听都没有听到过。她如饥似渴地听孔冬谈论着，希望多听听这些帮老百姓的新鲜道理，以便自己长长见识。

“孔先生，你大概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乌日娜端上来一大盘羊肉和一大碗小米粥。看到食物，孔冬顿时觉得饥肠辘辘，拿出怀表一看，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乌日娜解释说，这种羊肉叫做手把肉，就是拿手把着吃的带骨肉，这种肉煮的时间不能太久，基本煮熟了就行，煮的时候不加盐和其他调味品。孔冬一吃手把肉，觉得满嘴喷香，于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过饭，孔冬拿出一块银元给乌日娜，乌日娜坚决不肯收下，说道：“招待远方来的客人，这是蒙古人最基本的礼节，哪里有收钱的道理。”

“我们军队有三大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救了我的命，还招待我丰盛的食物，这点钱只能表示一点小心意，所以您一定要收下。”

“我不管什么纪律不纪律，你到蒙古包来，就得按我们蒙古人的规矩。”

一个坚决要给，一个坚决不收，孔冬见推来推去不是办法，只得假装把钱收起来，趁她们母女俩不留神，将银元放在毛毡下了。

午饭后，孔冬感到精力好了许多，体力也恢复了不少。正准备向乌日娜母女告辞。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叫其其格，其其格高兴地一阵风似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挽着一个中年汉子的胳膊走了进来。来人身材高大，壮实得像个铁塔，古铜色的面孔棱角分明，满脸络腮胡，显示出刚毅、豪爽的性格。

“爸爸，这是孔先生。”

原来他就是道尔吉，孔冬正准备打招呼，谁知道道尔吉脸上的笑容突然凝结了，立刻显示出愤怒的神情，涨红着脖子吼道：“我们家不欢迎你，你给我出去！”

乌日娜和其其格见势不好，连忙把道尔吉推出蒙古包，三人用蒙语激烈地争辩起来。

“当兵的是披着人皮的狼，他们会给草原带来灾祸！”

“当兵的也有好坏之分，汉人、蒙人都有好人坏人，这个当兵的所说的道理全都是帮咱们穷苦百姓的。”其其格争辩道。

“你看到过不吃羊的狼没有？哪有当兵的不祸害老百姓的？”

“爸爸，世道要变了，听他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的，他们打的是王公贵族、牧场主，我们马上就会扬眉吐气了。”

三人争辩了很久，乌日娜特别是其其格不断地用刚听来的道理说服道尔吉。良久，道尔吉将信将疑地说：“但愿我们不要受骗才好。几十年来我们受骗也太多了。”道尔吉撩开门帘，闷声叫了声“孔先生”，就不言不语地坐在毛毡上。

孔冬热情地叫了声“大叔”，并向他诚恳地道谢，接着向道尔吉一家告辞。乌日娜母女将孔冬送出门来，热情地指示去旗政府的路径。孔冬再三

道谢,并告诉她们钱放在毡下,请她们查收,还说他这一来就不走了,如果有什么为难事,可到旗政府找他,他会尽力帮忙的。说完,马鞭一挥,向旗政府方向飞奔而去。



二 上任伊始

道别了道尔吉一家，孔冬骑在马上，浮想联翩。赴任的路上可以说是一路奇遇，看来情况异常复杂，绝不会风平浪静。敌人已开始下手了，敌暗我明，如何应对还费思量。

白音旗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地方。这里情况怎样，脑子里一片空白；风俗习惯如何，也是知之甚少；尤才他们是什么样子，也不了解，只知道他们都是关里来的干部。孔冬多么希望尤才能先到，因为他是带着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来的，这是了解情况，了解风俗习惯，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即使不能先到，尤才、赵进、李轩能同时到达也好，不然，自己就要唱独角戏。入乡问俗也来不及，说不定工作未做就闹出什么笑话来。

在道尔吉家里虽然待的时间不到一天，相互接触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他们一家三口给自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乌日娜大婶善良真诚，慈悲为怀；其其格天真无邪，求知似渴；道尔吉大叔性烈如火，疾恶如仇，蒙古同胞的性格就像一汪清泉，一眼就能看到底，不似汉族那样含蓄。道尔吉一家可以说是蒙古族穷苦人家的一个缩影，他们愿意追求真理，敢于斗争，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就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到白音旗工作，要大胆依靠他们，组织他们，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我们一定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一定能完成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孔冬感到豁然开朗，信心百倍。

孔冬在沉思，仿佛忘了是骑在马上。于是，马的脚步越走越慢，最后干